

公
是
集
五





公 是 集

(五)

J
17.8
L
1.1903

劉 啟 撰

公是集卷二十七

五言絕句

蒲三首

青青水中蒲。根葉自勾帶。今我不如彼。望君萬里外。
青青水中蒲。秀色宜三春。常苦秋氣早。飄飄悲路人。
青青水中蒲。誰能移之陸。婦人繫所徇。憔悴甘獨宿。

順州聞角

北山三千里。歸來已近邊。如何聞鼓角。晨坐更悽然。

瑞竹雙幹同本往來者因以瑞名

聳節偶相並。雪霜終不迷。應將古人比。孤竹有夷齊。

暮冬寄鹽城弟二首

流水應無極。東流向海城。殷勤囑雙鯉。爲寄別離情。
海上春常早。相思正一涯。北風吹雪盡。遙想折梅花。

東樓所謂觀風樓也

能懷望鄉思。慎勿上東樓。海氣常常霧。淮聲故故愁。

鼎池 前太守鑿此池深入九尺得銅鼎受一斗餘屑蓋如新鼎下有物如藥青紫色役人不知棄水中藥下有丹砂可一升皆太守取去或云是金鼎予因號鼎池

丹成鷄犬去。鼎在陵谷遷。惟有千年鶴。時來浴水邊。

嘯臺

高臺映水末。極望有層軒。覽物惟長嘯。逢人未始言。

酒舫

悠悠轉小棹。漾漾逐浮萍。載酒和嘉月。投篙弔獨醒。

杏源 在射堂西面略可通小船兩旁種花有杏最巨故名

淺水通漁艇。低花損帽簷。東風日夜起。幽興此中添。

蓮池 在射堂東

東池種蓮子。紅白間稀疎。夏木陰成後。君看錦不如。

漁臺 在鼎池上北即城濠常觀魚于此

陳漁何處好。層觀倚高城。快意屠門嚼。安知萬里鯨。

花嶼在鼎池

孤嶼曲池中。芳菲四面同。春愁隨雀舫。繚繞未曾窮。

袁真人祠

絳節朝何所。白蜺空此堂。神仙詎亭得。客到彊焚香。

丹井在真人祠

清源祇數尺。知是鍊丹餘。安得棲真子。相邀肘後書。

竹岡其下丹井

層岡南面起。仰見檣纓委。詰曲成幽洞。因堪象武夷。武夷有毛洞也。

大楸使宅堂前

長楸蔭柏堂。小枝猶合抱。得地遂天年。斧斤安敢到。

紅玉誰家女四首燕中記所見

紅玉誰家女。雙瞳如水流。映花看漢使。不覺墜搔頭。
紅玉誰家女。明豔奪青春。羞人不得語。含笑卻成嘔。
翠霞金縷衣。獨立翳斜暉。無奈春風蕩。吹人只欲飛。
春風能吹衣。不能解人意。使我爲朝雲。與君從此逝。

清明後鴈

留滯江南久。今來萬里歸。春風稍和暖。作意入雲飛。

憶關中諸弟

好去北歸鴈。憑將千里書。潼關何日到。送目故愁予。

立春日宿高陽關以病酒不飲復用前韻

月色初元夜。花香翦綵春。而公高陽客。翻作獨醒人。

寄書

區脫逢歸驛。作書憑寄聲。那知夢識路。先入大梁城。

雨後回文

綠水池光冷。青苔砌色寒。竹深啼鳥亂。庭暗落花殘。

芍藥

附尋晴相照。芳香暖競飄。波翻蜀地錦。霞萃赤城標。

萱花

種萱不種蘭。自謂憂可忘。綠葉何萋萋。春愁更茫茫。

疊韻

圖書如蓬廬。吏事累志意。招邀卽逍遙。醉寐自棄置。

山行

荒徑惑東西。回環極翠微。空持征鳥意。長作準繩飛。

池上

脩竹仍封雪。交渠已泮冰。那知四時改。獨有醉騰騰。

過分水嶺

去去百憂集。回頭歸路迷。紛然萬行淚。自逐水東西。

草蟲扇子

洒落烟紈薄。肖翹物象奇。坐愁冰鑑釋。深恐夏蟲疑。

雄州留寄醉翁

沙漠惟逢雪。燕谿不見春。聊將會折柳。留待未歸人。

馬上口占

冰澗縱橫水。風松高下聲。遠遊應易老。跋馬更凝情。

冬至

寒事欲無幾。春歸方有期。嘉辰正須醉。愛日爲君遲。

南齋病臥

香卷風飄幌。燈昏雨映簾。客愁渾不寐。更覺漏聲添。

對月口號

今夜閨中月。應憐破鏡輝。南飛烏與鵲。爲我報將歸。

戲題

薄宦遭百舌。不如歸去來。提壺沽美酒。泥滑滑如苔。

戲呈叔恬府辟入幕不諧得宛丘箴

聞道珠履客。今朝黃綬歸。定知高士貴。一府莫言非。

東池避暑二首

涼風千箇竹。疎雨萬枝蓮。自是清無寐。非關醉不眠。
翠石瑯玕色。長楊風雨聲。不須醉劇飲。此地有餘清。

古北口守歲二首

春渡遼東海。星回幕北天。悠悠鄉國別。明日便經年。

山盡寒隨盡。燕北諸山盡于此。春歸客亦歸。一杯分歲酒。送臘強依依。

公是集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題行者店石楠

無限荒山祇一家。竹園蔬圃寄生涯。老翁手種石楠樹。三十餘年看好花。

翠鍾亭二首

空城風雨晦如秋。漠漠長江天際流。故倚高樓望行色。南山不見使人愁。
江外羣山如畫圖。輕烟殘雪入荆吳。東風醉問春多少。遠郭垂楊十萬株。

李氏池上醉中詩

春塘泉脈活龍鱗。宿雨花枝覆錦茵。薄俗不容白眼客。醉鄉自有葛天民。

中秋夜作

淒風白露墮清秋。月上江湖開客愁。世事紛紛欲如髮。醉醒任意判悠悠。

思鄉嶺

絕壑參差半倚天。據鞍環顧一悽然。亂山不復知南北。惟記長安白日邊。

宿廬子嶺穹廬中此嶺無水往來驛人常擔水自隨也

千山雪透帳廬寒。一半冰消塞井乾。憶臥衡門甘泌水。可憐孤枕未曾安。

摸斗嶺

盤峯回棧幾千層。徑欲凌雲攬玉繩。浪得虛名夸鄙俗。古來天險絕階升。

狎鷗亭

波光柳色交相亂。野客沙禽特共閒。未醉那宜徑歸去。夕陽猶在杏花山。

黃河

輕車重馬自相騰。橫度長河百丈冰。貝闕珠宮應浪語。黃沙際海谷爲陵。

過臨潢口號

雲消歸路暖無塵。試學章臺走馬身。塞柳關榆莫相惱。小園桃李解迎人。

寄張四二首

城下清淮百丈深。樓前明月冷鎔金。何似關山望處景。因人寄示隴頭吟。
清秋千里夢相思。潁水滄浪各一涯。洗耳君方避堯舜。濯纓吾請學鴟夷。

寄聖民十月十一日方到

跋馬望君秋暮時。君來何後菊花期。齋中故有金鈴酒。猶可籬邊倒接籬。汝陽有金鈴菊酒。味殊勝也。

送蕭山和弟

江上蒼山百里國。鑑中明府校書郎。臘梅冬笋知時節。驛騎回時早寄將。
絕句送和弟行東臯兼過獻臣二首

落日濃霞輝碧潭。淮南風物似江南。榜船載酒隨鳧雁。物色詩懷著意探。
西風滿眼荻飛花。楚澤秋光一半差。庖鱸好期張仲友。捲帆應帶海山槎。

渭城

舉世幾人歌渭城。流傳江浦是新聲。柳色青青人送別。可憐今古不勝情。

虎丘和孫可述

崑閬乘沙不可攀。蓬萊涉海去無還。寧知勝絕神仙境。近在青林紺宇間。

畫屏二首

滔滔江湖萬千頃。何爲飛來入軒屏。大滂不增旱不減。靜聽無聲視無影。
六月炎蒸百慮煩。舉目一見心暫閒。市人悠悠那得識。此意高山流水間。

自西橋至紫溫載酒作樂卽事呈府公四首

欲暖水流初汎汎。半閒人意正悠悠。清觴自可輕捐日。高管無端吹暮愁。
澹烟蒼翠籠高樹。密竹交加隱曲堤。水調向終人欲醉。夕陽稍近戍樓西。

潛鱗畏樂勿復躍。舒鴈避船爭亂飛。乘興正須勤一到。會令魚鳥見忘機。主人宿望功名際。下客素心江海中。舟楫由來歸傳說。滄浪元自屬漁翁。

雷琴

三百年中天下工。密移山水入號鐘。世間會有孫枝在。自是知音不可逢。予所寶琴。大厯年中雷震斷。到今三百年矣。

晚步城上寄貢甫

雨過行尋舊履茶。江南山色遠相隨。池塘芳草新無限。還引新詩入夢思。

雪後見山樓

春寒天氣似江南。閒倚高樓酒半酣。盡借前山作屏障。更煩佳雪洗烟嵐。

送人遊蘇州

莫倚春風爛漫遊。姑蘇臺上特多愁。傾城人逐鷗夷去。惟有空江日夜流。

重登見山樓有感

高軒送目萬重山。不盡東西千里間。長嘯何由生羽翼。徑排雲霧看人寰。

答鍾元達覓藕栽二首

紅妝翠蓋出污塗。水面風吹醉欲扶。自是凌波有仙種。文君莫訝茂陵姝。

漸點青錢浮水面。猶將素節混泥沙。送君百頃風潭上。莫笑元非十丈花。

新年

雪消冰解漏青春。醉眼驚看物物新。已識年華似飛鳥。直將身世委天均。

果園巷訪楊寺丞

雪霽江城氣色春。果園巷口靜無塵。林間水上俱通馬。徑入誰能問主人。

聞江十吳九得洛相酒戲呈二首

洛城春酒碧霞光。東閣遙分東觀郎。陳俠應嗤伯松拙。魏侯元惜次公狂。衆人皆醉屈原醒。天祿寥寥白髮生。束縵君當游相國。那能我自勝公榮。

朝謁武信殿三首

旌旗千里自天來。投策黃河飲馬回。聖主釋兵方外服。東巡日觀望蓬萊。原廟衣冠渭北遊。侍臣世世祀春秋。敵馬何由向南牧。萬神相與衛軒丘。天下安危寄老臣。幄中談笑靜邊塵。丹青未備雲臺像。笳管猶悲道路人。

微雨登城二首

雨映寒空半有無。重樓閒上倚城隅。淺深山色高低樹。一片江南水墨圖。日午風高新雨晴。殘花飛絮兩輕輕。垂鞭緩轡饒閒望。時復林間布穀鳴。

簷下

簷下渠泉朝暮聲。樓頭山色四時青。此中故有無窮意。正要悠悠醉復醒。

圍棋調鄰幾

華髮仙翁共奕棋。樵柯爛盡忘歸時。洞中日月遲如此。世上榮枯詎得知。

見召西陽池汎舟仍示雅章因成二絕希笑覽也

畫舫欲隨波上下。行人先似水西東。翠萍卻是多情物。漂泊不離芳沼中。
習池幾度共芳菲。爛醉池頭到落暉。臨去主人雖不召。山公能不少依依。

順州馬上望古北諸山

平原不盡對羣峯。翠壁回環幾萬重。背日映雲何所似。秋江千丈碧芙蓉。

伯勞

伯勞東去燕西歸。可惜春光相見稀。惟有歌聲留別恨。畫梁三日更塵飛。

同河中府策判劉狀元廷平訪華陰雲臺觀陳搏先生故居是日雲霧不盡見諸峯
平舒道上望諸峯。翠出浮雲幾萬重。過客仍迷五里霧。真人與致二茅龍。

題咸化源畫清濟貫濁河圖

濁河清濟坐中分。沙浪澄波兩逼真。自畫壁來多少日。能知清濁幾何人。

西樓

西樓獨上不能迴。遶郭新花正盛開。誰信不曾騎馬出。春光自到眼前來。

興慶池送江淮陳度支是日微涼

芙蓉滿地水浮空。不意江湖入望中。獨把一杯送歸客。可憐羈思滿秋風。

九疑山圖

蒼梧南岸碧嵯峨。直上雲衢不甚多。天使九峯迷萬世。可憐虞舜不悲歌。

送智慈

海上忘機是白鷗。暫來非爲稻梁謀。乘風又作滄浪別。悵悵居人浪得愁。

西掖聞鶯

宮樹陰陰翠蓋成。熏風盡日語流鶯。祇應欲助歸田興。故作林間舊友聲。

遊龍山

七澤高秋霜葉紅。龍山一望夕陽中。愁來乘興時時往。楚老相疑是孟公。
孟嘉在荊州。遇輿輒造此山。蓋日乃反。

出城

水映朱扉樹遶城。午天暄煦僕姑鳴。馬蹄款段春泥熟。自愛乘涼半日行。

琵琶亭

江頭明月琵琶亭。一曲悲歌萬古情。欲識當時斷腸處。只應江水是遺聲。

過湖城誦雋不疑傳作

北闕公卿如堵牆。誰持一語判興亡。君知京兆人無及。正用春秋侍帝旁。

晚步

城頭雪色連雲色。池面冰光亂日光。泥滑應須勞杖履。幽期恐後野梅芳。

石牌磯

長江激水成飛電。蒼石橫波起疾雷。自覺心能仗忠信。布帆無恙御風來。

送張岳同年

長安道側風塵裏。傾蓋相逢許白頭。誤在盧前已深愧。莫隨時態作沈浮。

答劉同年寄青餽朮煎松湯并詩

自無金骨凌風相。心愧仙翁度世方。一聽山中白雲曲。已如揮手謝華陽。

道思

淮上秋光凝客恨。城頭暮色滯斜暉。獨醒未必能勝醉。遠望由來可當歸。

楊無敵廟在古北口

西流不返日滔滔。隴上猶歌七尺刀。慟哭應知賈誼意。世人生死兩鴻毛。

雪中詣相國寺

西風卷雪白如沙。索漠空林開白花。病僧迎客興不淺。自啓軒牕煎越茶。

柳河

相望不容二日行。多岐無奈百長亭。欲知河柳春來綠。正似山松雪後青。

神山在鹿兒峽北

林立衆峰俱到天。傳聞此地有神仙。名山三在蠻夷國。方士之書猶信然。

早春野泊書寧觀

小逕連村行幾曲。垂楊未綠草成蹊。門前野水還如帶。恐是仙源使客迷。

依韻奉和梅堯臣四首

陰雲著地無精光。細雨翳日看微茫。千里江山在何處。心憐社燕衝風翔。而令四海雖休兵。猶有防秋在戍城。征婦裁衣欲寄遠。時將蟻子候陰晴。春草更綠春林衰。長安游客未成衣。淒淒計欲變寒色。一夜無語看燈輝。欲埽鵬翅還北溟。欲引羲轡來東瀛。從茲陰翳永絕滅。康衢不使泥塗生。

春草

春草縣縣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才入城門不見生。

寄王閣使 十月十一日冀州相別十一月十一日聞過古北口

憶醉離亭舞翠娥。舉觴同聽渭城歌。故人卻出陽關見。愁問行雲奈若何。

興化寺花

蟠桃浪占三千歲。琪樹虛傳十二城。爭似此花常在眼。風吹日炙四時榮。

古北口

自古北口。卽奚人地。皆山居谷汲。耕牧其中。而無城郭。疑此則春秋之山戎病燕者也。齊桓公

東馬懸車。涉辟耳之溪。見登山之神。取其戎菽冬蔥。布于諸侯。蓋近之矣。口占一篇。因以傳疑。

東馬懸車北度燕。亂山重複水潺湲。本羞管仲令君霸。無用兪兒走馬前。

直舍竹下殘雪二首

阿閣三階敵井幹。宮牆十仞逼雲端。故留殘雪侵春事。欲伴孤篁老歲寒。

重疊空階委玉塵。蕭疎碧篠束浮筠。池寒自稱孤高節。不共陽林競早春。

十一月十五日朝拜章武殿雪中口占呈聖民學士

原廟衣冠月出游。侍祠義比漢諸侯。應有海神朝絳闕。勿驚飛雪滿崑丘。

歲暮雪中寄隱直前年季冬與隱直相會京師凡十餘日

長安積雪深三尺。窮巷相看共一樽。物色歲華還彷彿。異方回首重消魂。
秋夜見月

微風送雨江南去。涼月銜雲海上來。暑氣頓除秋暗入。忽疑浮漢弄昭回。

別彥文

兔園風物共追遊。直自霜秋到麥秋。何故臨岐猶有恨。未曾攜手上商丘。

登新河橋詩 此河受三十六陂水

朝陽破霧水浮空。極目江湖一望中。三十六陂冰雪解。魚龍鱗鬣動春風。

小園

弱柳低花俱有意。淺沙深竹總無塵。從今不恨交遊絕。還倚東風作主人。

雪霽行小園

力掃牆根通野徑。少留林下訪初春。魂翻眼眩看梅杏。幾處攀條輒誤人。

正月二日雪後到小園

新年已覺有春光。宿雪無多映夕陽。竹箭晴來依舊碧。柳條暖去不勝黃。

納涼明教臺呈太守

臺下井泉冰冷滑。城隅川色劍光鉞。多慚簿領相寬假。全得南風一日涼。

聞張隱直率范十九佑之遊邊寄之三首

莫怪黃河來積石。又疑弱水隔崑崙。若嫌古記難全信。他日君歸與細言。
未甘海上乘桴去。猶託隆中竟日眠。努力英雄樹功業。鄙夫洗耳太平年。
紅旂白羽尙紛紛。渭北洮河十萬軍。歷覽山川窮勝負。朝廷肯棄奉春君。

說高祖料匈奴者。

題淨嚴觀春波亭

滿目烟蕪蘸綠漪。江淹遺恨楚江湄。仁人四海皆兄弟。何必東風悵別離。

初雪

冥冥濃雪半空黑。烈烈北風吹日回。海水翻從九天落。龍沙卻渡五湖來。

野人致枸杞青蒿

爛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

答杜九重過東門船戲作

共醉江南日落春。悲歌一曲思離人。卻尋陳迹愁先亂。況復青青柳色新。

牡丹三首

刻成紅玉萬枝香。排出華燈四照光。聞道閩風有琪樹。可能一二敵芬芳。
宮女妝花不必勻。淺紅深紫自爭新。已能含笑驚愁眼。枉是無言對暮春。

密密芳華亂夕暉。碧油幕下覺春遲。何時謝絕人間事。看盡東風爛漫時。

題慧禮師雙樹院

雙樹婆娑二百年。江南秀色上參天。不知昔日誰來種。正爲道人開法緣。慧禮初露止此樹下講經論。四衆歸之。今成屋五十餘間。佛事甚盛也。

揚州聞歌二首

淮南舊有子遮舞。隋俗今傳水調聲。白雪陽春長寡和。著書愁絕郢中生。半夜暖風吹朔雪。東城南陌曉來春。郊光野氣望不極。柳意梅香愁向人。

徧閱齋房題名獨不見永叔戲作七言

十二樓居五碧城。祠官多識漢名卿。蓬萊仙客飛升早。不向丹臺稍刻名。

自東門汎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二首

汎汎扁舟春水平。綠蘋白芷欲齊生。王孫自喜山中客。莫唱淮南招隱聲。萬竿蒼翠隔晴川。寂寞蕪城三百年。此地重聞歌吹發。揚州風物故依然。

養雞

蒼舊漂零漢汝南。長鳴獨與古無慙。蕭蕭風雨思君子。欲倚空牕聽爾談。

受詔俟代先遣家人南歸發後一日寄內七言

年長漸難禁遠別。宵長初信有相思。天寒展轉不得寐。一夜風吹庭樹枝。

一百五多葉白牡丹答陳度支二首

玉色天香無與儔。猝風暴雨判多愁。君知大半春將過。初識人間第一流。
嵩少雨晴寒食時。年年驛使按瑤墀。塵埃落莫長安陌。笑倚春風不自知。

安福院二首

溪流婉轉樹蒙龍。複閣虛廊小徑通。下馬解鞍一長嘯。便疑身已出塵中。
三十六陂秋水來。龍蛇奔走起風雷。老僧與置南軒地。會是憑欄心目開。
其下草樹幽邃。有溪山之賞。予勸寺僧鑿兩牆爲軒。可以盡觀覽之勝也。

此院在鄭門外。三十六陂水出

題新開花呈永叔

野客賞春憐物華。不將手觸新開花。且留林下引狂蝶。看舞東風傾綠霞。

東山刺史獨孤及所游

獨孤刺史提千騎。飛蓋驩游向此中。高岸如今已成谷。還如峴首憶羊公。

五色薔薇

春來百花次第發。紅白無數競芳菲。解向人間占五色。風流不盡是薔薇。

黃薔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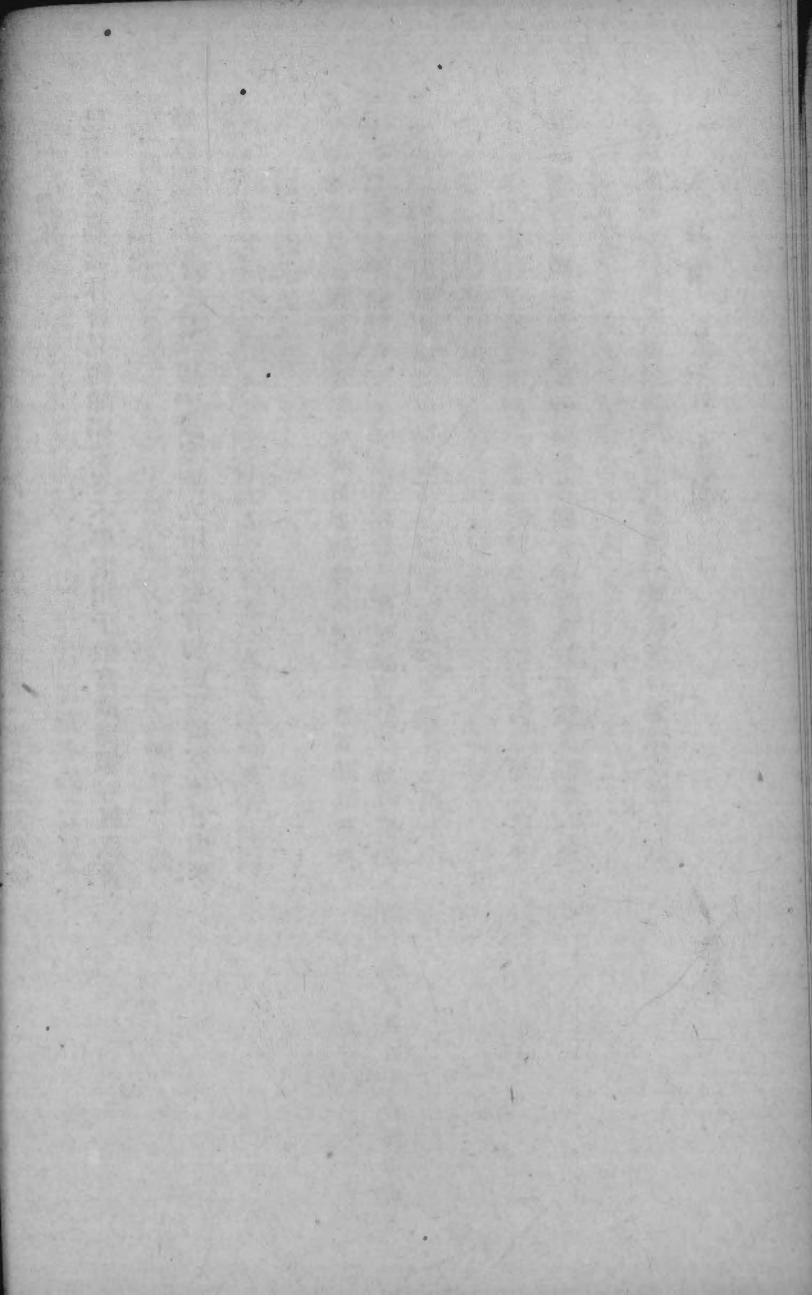
綠葉黃花相映深。水邊臺畔結浮陰。何人解賞傾城態。一笑春風與黃金。

嶰林

已看秀色動高林。會見脩脩滿翠岑。不學渭川千畝富。欲聞嶰谷鳳凰音。

杜鵑花

嫩紅輕紫仙姿貴。合是山中寂寞開。九陌風塵肯相顧。可憐空使下山來。



公是集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閣後叢篠中自生梧桐手封殖之因作口號呈范七王八二閣老
常詠倚桐待高鳳忽經阿閣見孫枝朝恩未放江湖去更看亭亭百尺時

種梧桐

欲種梧桐滿碧軒春風岑寂映琴樽雖未能令丹鳳至要須長絕衆禽喧
山僧說百鳥莫棲梧桐避鳳凰驗之頗然古無此論也

別永叔後記事

醉中不記別君時臥載征車南向馳驚覺尙疑君在側滿身明月正相隨
卽事

梅靨稀疎無賸白柳眉繁弱未全青牆頭紅杏春多少醉看愁吟意總醒

寒蘆

洞庭木落風霜秋蒹葭處處使人愁可憐一見京塵裏卻憶孤槎天際浮

呈主人二首

世上年華似車穀。俗中形態若樊籠。解開絳帳陳紅粉。何必通儒獨馬融。雨催春意苦無多。柳色花香奈汝何。誰舉一樽屬明月。小垂手舞緩聲歌。

迎春花二首

穠李繁桃刮眼明。東風先入九重城。黃花翠蔓無人顧。浪得迎春世上名。沈沈華省鎖紅塵。忽地花枝覺歲新。爲問名園最深處。不知迎得幾多春。

自淮南移天平兼西路安撫使六月五月初入東界得快雨是時齊魯久旱欣然作小詩示僚奉世等聊志一時意耳

東郊問俗擁征轅。天與爲霖破鬱煩。慙愧泰山雲觸石。誤疑刺史雨隨軒。偃師驛觀先帝所植兩松及錢丞相壁記。

華封耆老望車塵。故以青松祝聖人。雲去帝鄉桑變海。舊枝重疊長龍鱗。十二月二日

十月黃河冰未澌。柳條若若草離離。寒蛩逐馬聲相續。都似江南秋半時。

便坐廷中稻生嘉禾兩本因成二十八字呈同僚諸君

報政三年愧魯公。將何歸奏未央宮。便廷嘉穀知天意。因得從容賀歲豐。

卽事二首

長日熏風春欲回。啼鶯鳴鳩亂相催。不嫌柳絮都飛盡。惜許醪醑取次開。
白社不知天上樂。殘芳可惜逐東風。誰家醅釀花正發。走馬平明看醉翁。

種花五首

粉萼朱華俱滿叢。鶯喧蝶舞亂春風。前年手種今年看。自覺淹留已老翁。
弱柳海棠雖晚栽。翠眉紅臉已齊開。蜀姬豔色巴姬舞。併送春愁入眼來。
長愛武陵溪上人。種花無數碧溪濱。莫輕野客時情薄。看盡靈桃歲歲春。
行邊新芳不擬回。春光二月已全催。江南寒食饒風雨。未落應須日日来。
憶昔空園今作林。牆頭枕上總成陰。廢興人事非天意。時暫紛華亦賞心。

探花郎送花坐中與鄰幾戲作七首

兩郎探花如顧山。紅紫黃白俱可憐。春風過此卽掃地。爾復碌碌慰眼前。
兩郎放蕩不自羈。春物寂寥寧得知。能讀離騷飲美酒。頭白江翁殊復奇。
春服始成天氣新。沂水風起如魚鱗。由來舞詠吾與點。童子與公凡幾人。
眼昏頭白老馮唐。三十餘年離舉場。春色年年在瓊苑。曾經十榜探花郎。
溱洧芍藥堂背萱。濃紅柔綠相映繁。鄭衛之風久寂寞。坐無詩翁誰使言。

醄醄薔薇香最奇。古人不聞今始知。世間此輩復何限。零落深林方足悲。
牡丹開盡羣芳少。紅藥丹萱亦可憐。眼看春事已如此。有酒不飲詎爲賢。

桃花三首

清露濃霞滿眼春。攀香弄影地無塵。仙源一入吾將老。不學武陵溪上人。
碧海仙山拂太微。春風蟠木發瑤池。人間日月知多少。坐見高花爛漫時。
小樓西望那人家。出屋香梢幾樹花。只恐東風能作惡。亂紅如雨墮牕紗。

聞御試畢寄同人

鵬欲圖南魚戴角。風雲變化不踰時。誰知遁世聾牙者。翻覆西臆數局棋。

贈省判沈郎中君家書二萬卷皆精繕也

休文零落向千年。一世風流幾許傳。錦袋牙籤二萬卷。羨君能似昔人賢。

在北得家書

論從定約欲車回。笑領雙魚手自開。便覺長安近于日。不聞人自日邊來。

奉天門觀汝水

流水回還築雉堞。亂山蒼翠擁層樓。會將綠蟻捐長日。幸有高風送麥秋。

崑丘臺

重巒似欲學層城。上有帝宮人不行。訪古尋幽復觀化。垂楊生肘未曾驚。
洪澤阻風

風振蒼山海逆流。扁舟未濟使人愁。聊把釣竿消永日。溪翁沙鷺共悠悠。

時會堂二首

雪霽蒼山未有塵。陽崖氣色已含春。不關南國年芳早。自爲東藩欲貢新。
江湧岷山萬里來。地蟠崑嶺百尋開。故移蒙頂延年味。共獻無窮甘露杯。

十二月雷後作

臘破春光逼眼來。暄風膏雨雜輕雷。黑貂已敝京塵裏。興發猶堪貫酒杯。

寄賀隱直捷開封府解

高士何須輕主簿。客星今欲上靈槎。題名趁取臺中舊。前後龍頭屬當家。
聞張給事倍道兼程已過古北戲作七言

雷雨

叱馭勤王肯暫留。邊沙朔雪犯貂裘。飛黃一日須千里。應笑迂儒騎土牛。
寂寞荒居草木深。商歌猶足玩愁霖。仰頭笑問豐隆苦。亦未妨人倚柱吟。

樓欄

羸影吒拳竿影直。雪中霜裏伴松筠。可憐憔悴凌雲色。還是昂藏獨立人。

江梅

江南誰折一枝春。玉骨冰膚畫不真。撩亂清香隨驛使。塵埃滿眼正愁人。

觀兒童逐兔輒失之戲呈希元二首

碧眼兒童誇絕倫。競馳犇兔蹙飛塵。俯身捷下重岡去。空聽弦歌不見人。

滿目蒼山宿草衰。雪殘深谷正多歧。莫將弓箭窮飛走。笑殺黃鬚鄴下兒。賈相州人。髭亦黃。

初出古北口大風

我持漢節議和親。北上邊關極海濱。宜有鬼神陰受命。勁風來掃幕南塵。

十二月十二日齋祠西太一宮是日大風

絳闕碧城天與通。世間惟望氣渾融。神仙定與塵埃隔。自怪來時亦馭風。

和聖俞逢賣梅花五首

送臘迎年越嶺梅。幾時隨驛過江來。上林桃杏矜顏色。已老東風寂寞開。

三月都城雪卷沙。幽芳偏恨雜羣花。九衢何處江南客。一笑相知越女家。

東阡北陌競春游。弄雪翻雲爲少留。落去能無怨羌笛。折來端是亂鄉愁。

安得繁英種滿園。風前月下共方尊。放歌起舞濃陰裏。長使清香濯醉魂。

可憐風雨逼流陰。無奈芳菲惱客心。暫引江南春入眼。不辭多擲袖中金。
觀城上梅花憶和

城頭梅樹花初發。每到花前憶刻中。白水碧山應不少。與誰攜手過春風。
送張譯歸

雪霜載塗春欲晞。江流水駐君北歸。南方遐食久共住。可憐不及雙鳧飛。
小園春日

草色初新柳帶長。宿烟清露濕朝陽。東山雲起西山碧。南舍花開北舍香。
寄東平侍讀叔平侍郎

曲榭層臺花木深。春風千騎盛登臨。高山流水非無意。正得君來慰我心。
上已不赴金明集招鄰幾談

樓船旗鼓颺春風。曲水浮觴一醉同。窮巷誰憐車馬絕。蕭條相對兩衰翁。
梅雨

無窮雲霧濕梅天。終日昏昏只欲眠。餽肉生圓頭髮白。強尋高處望山川。

詔賜御書稽古兩字作口號示子弟

毛玠素屏非俗物。韓稜寶劍得龍淵。謨明敢與臯陶比。稽古虛參堯舜篇。
於時予知貢舉。又紀察刑獄。

秋晚雨中隱几偶書寄聖俞五首

秋雲欺日不得光。西風送雨寒蒼茫。北來鴻雁翅羽濕。那能自致凌天翔。
如聞蠻服恧弄兵。凶會恃險愁孤城。軍書插羽懼不急。安得良術吹天晴。
窮秋未窮草木衰。里人過半單裳衣。谷中吹律不可待。上天愛日何時輝。
我欲乘桴渡南溟。手攜水伯趨蓬瀛。秋來雨多蛟蜃喜。滿目愁見風濤生。
安得獨上崑崙巔。側身常近清陽邊。氛妖隨散昏墊解。使我目朗心蕭然。

羊角風

我似靈鯤初化鵬。徑辭北海向南溟。可煩更借扶搖力。已度臯蘭望紫庭。

觀梅櫻桃

梅花欲落櫻桃盛。白雪彤霞各自愁。腸斷黃蜂與粉蝶。東園來去不知休。

潞河

飲馬長安行且謠。雕鞍金勒映春朝。潞河正月冰都盡。不惜障泥走度橋。
在長城南

陳勝

夥涉矜豪欣據陳。力崇司過督羣臣。欲將燕雀輕天下。自使侯王不復親。

客寄天台月桂子

天上仙人月裏栽。無端飄逐海風來。可能種作千尋樹。歲看高花爛漫開。

辛卯十二月同持國游會靈觀各曾賦詩後一年會靈燒高下俱盡天子爲先朝所爲不忍廢復

治集禧略放渭陽帝祠制度五嶽同字母乏事而已不能如向之鉅麗也戊戌十二月以事過

謁祠下作七言寄持國

白玉五城十二樓。還曾同作采真游。重來無復壺中景。惟見蒼林鎖碧流。

戲成一首

參差翠嶂坐中分。斷續流泉盡日聞。何異高唐與巫峽。夢餘真復有朝雲。

雜詩三首

大梁公子樂邯鄲。愛士能從市井間。雖詫平原傾食客。魯連猶蹈海濱還。
季長誕節薄拘儒。俳笑紛紜絳帳居。爲問從來三輔士。幾人門下撇衣裾。
天祿先生空白頭。時時好事載書游。滑稽不及鴟夷輩。寂寞端成淑德侯。

絕句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偷開門戶又翻書。

彭城先輩未披奇采早。飲雋聲遺詩寄答二首

清門早日映朝端。俊域于今有二難。虹氣輜來徒想玉。國香聞處已知蘭。

劍池夜久光芒緊。夢草春深景象寬。寄惠新詩仍過此。濡毫容易報琅玕。

朝日偶作呈友人

漸知春意入城來。向午池冰已半開。和氣滿天真可望。憑君須上最高臺。

榴花洞

熏風四月羣芳歇。火玉燒枝拂露華。偶坐清陰人不到。白鬚道士進流霞。

和永叔宿齋太廟聞鶯二韻

碧樹凋零滿眼秋。黃鸝飛去使人愁。翰林仙老齋房客。猶恨人間歲月流。

題庭前藥欄

宿雨初晴曉尚寒。土膏欲動未全乾。碧萱紅藥饒情態。泄漏春光已滿欄。

壺公祠送別

塵世紛紛多別離。一攀庭樹欲沾衣。不知何故壺中叟。能棄人間不復歸。

山中作

空山日午東風起。積雪半消巖下池。逐勝不知芳草遠。長謠石上失回期。

淨土院從王伯初飲呈座人

雪滿春城幽興長。放歌起舞盡君觴。幸憐犀首飲無事。不怪次公醒亦狂。

飲子華家醉翁不來因令鸞英彈醉思仙

翠眉紅袖拜尊前。撩弄春聲入四弦。坐少車公還不樂。爲君重奏醉思仙。

月下

蟾蜍滴露侵石垣。松檜吟風如澗泉。夕夢未窮山路遠。自疑乘月弄潺湲。

城南雜題

當日龍船校五兵。旋開池沼學昆明。邇來封禪和平久。舊地分教百姓耕。

講武池

垂楊冉冉籠清籞。細草茸茸覆路沙。長閉園門人不入。禁渠流出雨殘花。

玉津園

盤珊不稱三公位。掩抑空妨數畝庭。只有老僧偏愛惜。情人圖畫作書屏。

短槐在水陸院

早時風景愛東吳。一到京師興益疎。偶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

水寺

芙蓉池

綠華青蓋滿方塘。雨灑風吹著處香。淨埽釣磯雙樹下。醉敲涼枕弄秋光。

憶和

楚澤茫茫白芷生。春風紅樹語流鶯。高樓不見千巖路。落日空含萬里情。

嘯亭雨後

風捲高花舞成雪。雨濕芳草綠侵雲。層軒獨立時惆悵。淮北春光過五分。

西楚

楚割淮西自不輕。元王賓客亦洪生。重捐醴酒迷高士。末路翻亡五十城。

袁本初

橫刀長揖紫廷中。健者寧須屬董公。鄙塢然臍直假手。始知天下有英雄。

魏文帝

江水由來一帶橫。魏文何事畏疑城。不應天意分南北。自是無人敢請纓。

武皇

武皇英氣古無儔。解道平城遺朕憂。汗血龍媒十八萬。單于臺下獵清秋。

后土廟瓊花

廟吏云。今年開花絕少。比舊歲憔悴。

繁香簇簇三株樹。冷豔飄飄六出雲。移植天中來幾月。欲看憔悴老江城。

送張奕進士歸廣德省親

南北旅遊三十年。相逢依舊孝廉船。千鍾不泊今吾老。羨爾歸安二頃田。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于濯纓亭。此花天下獨一株。爾永叔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人別號八仙花也。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蕊花卽此。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海內無雙玉蕊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得此天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

董相

江都治後徙膠西。衰老諸侯等棄之。爲問平津相天下。尙開東閣欲賓誰。

白登

白登計祕自堪羞。相印猶歸曲逆侯。安用熊羆三十萬。平城遺有子孫憂。
武帝詔曰。先帝遺朕平城之憂。

鎖宿禮部中夜口號

浮雲不動月微明。錦帳香寒夢易驚。猶覺春風花未發。獨聞宮漏出重城。

題送客亭別任迴

北飛鴻鴈南飛燕。擾擾俱非自在身。莫向孤亭南北望。野花江草最愁人。

送魏廣祕校同年

羨君歸著老萊衣。風雨紛紛欲別時。會是東堂許爲友。自憐扶路不勝悲。

風雨

人生老去自多憂。索索逢春卻似秋。過盡百花初不省。何須風雨更添愁。

山光寺

隋家昔日歌舞地。荒草滿庭烟霧深。猶有老松長百尺。悲風來動海潮音。

答張安內翰見贈二絕

公是集 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雲鵬自合縱天池。蒿鷄寧嫌寄一枝。適往蚤聞仙老辨。解嘲聊慰俗人嗤。
玉烟階側鳳池邊。接武嚴徐愧昔賢。天驥絕塵方萬里。知君不顧繞朝鞭。

答阮逸中允

天後天先隱姓名。曾聞注易動公卿。窮愁不得無編述。慙愧刪詩取正聲。

小桃

鳴鳩喚雨天色變。遲日烘雲花意催。一日出遊三日醉。自知慙負小桃開。

和趙七得屯田郎

童稚聞君賦上林。校讎偏愧接華簪。朝廷禮樂推先進。莫歎郎潛佩肘金。

公是集卷三十

制誥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爲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于鰥寡。爰及疆外。羈縻之國。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勳也。詩不云乎。大邦維翰。其議遷秩。升于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惟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由吏材選。稱于知己。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爲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墮而守。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修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民起爲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尙書條上。閣閱。遷爾紀曹。祇服明命。益思自奮。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文思使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于朝。而但累歲月。計資致。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又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盍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淵等聞。夫與吾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邊吏欲其奉法守職以安吾民。而不欲其徼功興事以撓王略也。故歲滿無負者。輒遷其秩。爾有治狀。協于賞格。進承制命。無墮常守。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也。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于朝。觀與披也。既歷試于外。又亟稱于知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哀時之對。申錫無疆。天寓之內。莫不受慶。而況一二耄老。肅雍顯相者乎。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謨閑達。予欲觀于雅頌。參玄鳥清廟之詩。以追孝于前人。汝明。予欲謹于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于大饗。汝圖。予欲時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翊。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勒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修潔。擢正卿位。尙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實。予以勸穡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勳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閭閻。察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鑒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墮常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于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敕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州軍州事尙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恬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爲。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獯豸之警。瞻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攷陟明。其來尙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吾令襄爲尹。急吏緩民。甚有文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滌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鞏之政。尙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太子中舍通判衡州張兌可殿中丞

郡有倖貳。關決衆務。所以優民事。示重慎也。俗吏不察大體。而矜勢怙權。以爭重輕。吏民反苦之甚。非朝廷意。爾居職自若。奏課亦善。通籍循省。以疇歲勞。方天之休。爾其勗哉。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判官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網密俗敝。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行修而志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根本之地。爾惟欽哉。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于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之僚。身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于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卽會府。毋乏乃事。

龍圖閣直學士趙師民包拯刑部郎中

任莫重于有土。功莫美于宜民。故周設加地進律之典。而漢著增秩賜金之令。以勸能者。朕折衷焉。拯識清氣勁。直而不撓。凜乎有歲寒之操。師民經明行修。敏而好學。浩乎若天府之富。俱備顧問。並參法從。屢獻切直之議。講聞絕出之業。而勤請爲郡。期于報政。曾未期月。翕然治聲。昔望之。自以諫臣。恥于補外。而龔勝。進以儒者。窘于撥煩。我圖傑材。無愧往昔。宜程功次之久。俾踐刑曹之屬。褒善陟明。孚我休命。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包拯加上輕車都尉食邑

祀者國之大事也。而祫又大焉。朕既親饗祖考。承致多福。慶賜所被。自公卿大夫六師庶衛。執干戈之人。外薄四海。罔不畢及。搢紳歡呼。士卒晝藻。其調度費用。一出大農。固亦勤矣。某強志盡瘁。夙夜匪懈。任重權專。不可以非理撓。使吏謹其職。下安其業。民不加賦。而國有餘財。以成朝廷之大禮。可無喪乎。古者敘六勳之等。藏乎天府者。固以旌有勞。頒五爵之封。衍以真食者。固以優有德。有司其明按舊事。申錫休命。以稱朕意。

程戡檢校太傅宣徽南院使判延州

西戎卽敘。方外無警。然而襟帶之地。重兵所集。欲守衛中國。宣明威信。非股肱舊德。帷幄宿望。豈足與朕同。西顧之憂哉。某識量閎博。猷爲靖密。政事之幹。長于治人。忠厚之誠。形于事上。陟降二府。勤勞歷年。所以翊亮國體。裁成機略。爲益多矣。其誰間然。乃者辭劇就閒。委權謝事。雖嘉沖尚之意。俾遠侍從之列。而風力克壯。問譽攸屬。方且修邊備。以愴遠俗。豈宜輟老謀。以忽外慮。參榮四貴。視秩三師。衍以爰田之封。昇以元戎之寄。文武惟憲。爾其勉焉。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

國家兼覆萬內。疆理天下。分立州邑。十有八路。惟吏之不平。民之失職。政之頗類。獄之糾紛。未能獨察也。故設糾虔之司。使奉欽恤之寄。專屬朝采。貳以武吏。誠欲審疑察枉。釋冤決滯。納民于不冤。流化于無訟。

而武吏或起世家。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背項。適增其繁。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違其方而冀其功。不亦難乎。其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院勘會。已及二年者。卽令赴闕。未及二年者。與就移合八差遣。及于河北。河東。陝西。緣邊兵馬多處。相度添置路分都監。以次補用。庶幾人盡所長。官不虛受。夫轉運使之任。所寄耳目。治財賦集事功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益梓。利夔等十一路。此其去京師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或跨帶山海。峘崎蠻夷。而皆一員主之。處則無與參慮。出則無與僂力。設有緩急之警。調輸之煩。機會一失。民受其敝。甚非豫慮先事之策。其各增置轉運判官一員。以三年爲一任。選差第二任以上知州資序人。候一任滿日。提點刑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任通判資序人。候滿兩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墮職敗事。亦重行其罰。蓋士常患任之不當。其材無以見長。用之不久。其任無以見功。今朕別異文武。使得自試。選擢賢能。使得次進。吾于士大夫。可謂無負矣。其各竭力悉心。勉成功名。布告中外。咸諭朕意。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尙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紱。朕閱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能輸力于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譽。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控搏祿利者。至于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耄。仕無缺行。能決于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爲榮觀矣。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于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已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閨。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韓通贈中書令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循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于艱貞。錫壤迭分于戎律。朕以三靈瞻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皇伯故右武衛大將軍漢州團練使世榮。可特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

敕。禮以稱情而立文。榮以哀死而加厚。贈卹之典。在于有司。具官某。地近屬尊。身修行治。翱翔鷹仕。表儀公姓。內聯環衛之嚴。外假州符之重。奄至大故。未究營途。眷言悼傷。良用惻楚。追賁廉車之秩。仍疏侯社之封。尙其有知。對越休命。可。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漢州刺史叔豹。可特贈夔州觀察使。追封雲安侯。

敕。具官某。贈綏之典。古有加等。所以追賁材德。而示感卹也。我朝緣悼陸之恩。崇哀榮之冊。褒贈宗室。厥

有異數。以某託居近屬。生有懿行。開環衛之幕府。領名城之符章。惜其不永。遐齡遽遠。昭世追錫。廉車之寵。仍啓侯社之封。眷惟有知。歆此休命。可。

皇叔故右監門衛大將軍叔奢。可贈濟州防禦使。追封濟陽侯。

敕具官某。莫遠具邇。公族之恩也。生榮沒哀。有司之事也。以某身居近屬。居有顯譽。未及修齡。遽辭昭世。愍焉傷悼。良以爲軫。建侯禦侮。是爲寵秩。濟陽之區。實爲奧壤。錫命幽窆。用甯潛魄。可。

皇伯故龍武軍大將軍。滁州團練使。世經。可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

敕具官某。公族之恩。莫遠具邇。雖有疵吝。榮而不殊。某庀職環尹。領符要郡。不淑而天。良用惻悼。追崇贈典。申錫休命。防禦廣平。因授侯印。泉壤有知。歆此光寵。可。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忻州刺史。世枚。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叔燾。並可贈觀察使。追封侯。

敕生著令譽。沒有餘榮。所以好善而不忘。觀功而無忽。矧吾近屬。宜有嘉寵。具官某等。謹身自修。學古敏志。爲宗室之令望。若都士之素守。天關不淑。愍悼良深。廉車按俗之名。茅土賜國之貴。俾推贈典。併示優恩。尙其有知。膺此殊渥。可。

皇兄故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穎。可特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

敕莫遠具邇。所以厚睦族之恩。生榮沒哀。所之隆宜。贈之禮。眷惟近屬。庸有加等。具官某。資性好善。始終

寡尤。享年不求。早世無祿。興悼于再。思有以稱。俾崇卹典。下慰九泉。使塵領州之盛。侯印啓封之貴。併疏密章。用光壤戶。可。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常棣之詩。其輯之亂。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知其爲治內之本也。今夫宗婦有湯沐之邑。封君之號。此其所以稱宜且樂。不亦光大章顯乎。具官克孝妻某氏。憑慶良輿。作嬪懿近。柔靜之操。足儀閨壺。莊肅之風。能承祭祀。俾疏列壤。且擇令名。尙無懈于夙夜。思能對于休寵。

參知政事程戡曾祖守瓌贈太子少保

德厚者流廣。德薄者流狹。朕親建配天之祀。對越祖考。而股肱大臣。恩不及三世。則非重本追遠之義也。某以鴻漸之翼。屈歌之政治。加其民。而摠蘊不盡。教施其族。而慶鍾方遠。肆爾曾孫。毗予大政。朕嘉與之。同德協義。丕承宗廟。故若稽貴始之典。推本貽謀之實。且欲申人後之寵。教天下以孝。褒加愍册。列于孤卿。九原而有知也。其尙榮我不顯休命乎。

曾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迺者朕以戡有英濟之器。謨明之望。故選于衆。置諸丞弼。而中外翕然。咸以爲宜。夫源深者其流永。根固者其枝茂。朕以此知程氏之世家聲靈。必有積仁累慶。歿而不朽者矣。夫用人之子。遣人之先。豈示民訓俗之道哉。戡于國制。得贈三代。故以綸狄。顯而廟室。和氣猶存。歆後于有。

祖某贈太子少傅

人之情。爲父祖則欲其子孫之貴。爲子孫則欲其父祖之榮。朕所矜式大臣。表顯先正。申錫異數。追加寵爵。庶曰有以慰其孝思乎。某處幽履素。抱德懷和。才能見遺于時。文采不表于世。然而于公仁恕。高門有待。太邱道廣。奕葉方起。不有褒崇之冊。豈稱燕貽之心哉。有司其判密章。以少傅之軼。禮之。雖載哀往。奉先。可以無憾也。

妻曹氏追封安定郡夫人

召南歌賢者風。而鵲巢美夫人之德。此言朝廷之教。必先始于近。而公侯之貴。得以榮其家也。某氏生于茂族。有溫惠淑懿之稟。歸于君子。有夙夜警戒之益。夫善同者報等。體敵者禮均。今載積德累行。參榮宰路。而其妻車服命號。未之能稱。則禮有不答。豈典也哉。詩不云乎。如山如河。象服是宜。期疏善郡之封。以章有家之慶。

曾祖母平原郡太夫人田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樞機之任。下所具瞻。必使澤副其爵。服稱其禮。而後可以一統類。美風俗矣。故吾于股肱之良。加禮貌之重。申錫寵數。逮于曾門。某氏。具體聖善。作嬪良家。奧宮無遠。梱教兼備。旣成蕃衍之祉。實啓燕翼之訓。肆其裔孫。服在存輔。原鍾慶于有後。知積善之攸從。俾疏大國之封。以極小君之寵。櫛服慤榮。泥書密章。足以光賁泉壤。流美厥後矣。

祖太子少傅思義贈太子太傅

卿士之孝。念祖修己。則福祿從之。朝廷之選。尙賢報功。而典教備焉。若其不懈于位。無忝所生。膺受光寵。增益天秩。宜徇追遠之志。以著率親之典。某德操昭融。業履純茂。久幽而不改。有聞而無聲。乃其元孫。嗣承休緒。陟降四輔之密。左右萬事之微。懿厥勳勞。旣厚三錫之命。推夫燕翼。實有先世之謀。是宜崇飾。愍章增賁。幽窆陟春宮前傅之烈。茂宗彝時享之華。志氣尙存。膺我休寵。

祖母彭城郡太夫人劉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朕聞自仁率親。至于祖而義備。立愛廣孝。始于家而道遠。然惟位崇者。可以充其數。德盛者。可以如其志。眷吾鼎臣。進執機柄。俾增寵命。以副具瞻。某氏幽閒挺操。婉孌成德。珩珮之節。光乎女圖。山河之質。宜是象服。雖假綸翟之寵。領湯沐之封。未從開國之崇。尙缺宜孫之慶。函疏奧壤。薦錫愍章。庸俾寵光。增賁泉路。

母京兆郡太夫人王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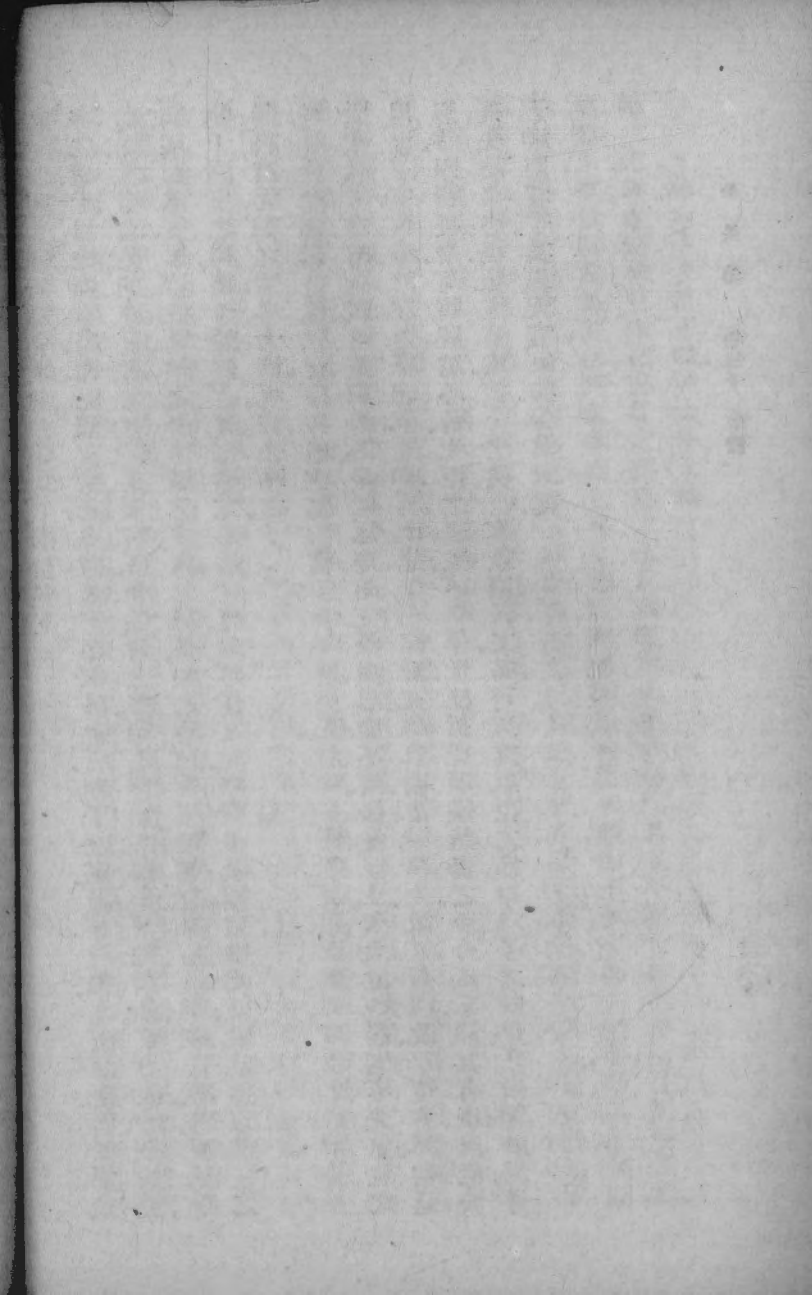
綸翟小君之命。湯沐六郡之封。王澤下流。國人稱頌。在乎多士。可謂盛矣。其有相教甚茂。子貴增進。薦錫寵章。以輔孝治。某氏淑慎之質。稟乎天性。柔順之美。居爲少師。委蛇山河之德。積累閨壺之慶。雖萬鍾之養弗待。而二南之風藹存。是宜疏成國之榮。加襁服之貴。將俾海內。化母慈之善。廷臣懷子養之極。往告其室。尙茲歆願。

祖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楚王彬封吳王

古之禮于異姓固重矣。而況國有大祀。恩被天下。而椒房之貴。別子之宗。積善遺德。鍾美儲慶。而無漏泉之澤。及祖之榮。則非王者之智矣。某元精所生。佐命之首。昔王業始基。國命猶弱。而能宣力股肱。敬屆吳蜀。謀無遺策。忠協成筭。外之濟于城之安。內之保帷幄之勝。功兼三傑。聲冠羣后。朕躬執圭瓊。親祀太室。觀于庭享之列。籍于景鐘之銘。慨然敘不朽之迹。興可作之感。雖哀榮義極。喪槨禮備。猶欲追以義王之封。稱茲元勳之舊。吳大國也。尙云享之。

祕書丞范純仁父仲淹贈吏部尙書

朕親執圭瓊。昭見祖考。還御端門。發號施慶。昭天漏泉。恩靡不逮。誠欲慰士大夫立身揚名。率先追遠之思。況王室舊德。功在盟府者乎。某英亮特達。宏正深雅。文學自奮。忠義事上。故入贊機政。出董邊師。朝廷以尊。四裔畏之。可謂股肱心膂。大臣之表矣。不幸早世。棟折梁壞。靈然傷之。至今不忘。聞其有後。庶能濟美。夫積善必報。顯親無遠。追命之典。自春秋固行矣。苟可以旌忠臣之節。申孝子之感。豈非崇勵風教。通于神明者乎。其以天官冢卿。告其封槨。



公是集卷三十一

奏疏

上仁宗論辨邪正

臣伏蒙聖造擢居儒館。雖步履尙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陸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抑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幾。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尙書臯陶

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于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勃旣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世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于官府。或辨列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彊自牽合。終或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讐。何卹公家之事。旣行于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旣而誤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旣惑。度遂罷去。尋至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授硯。而起喧于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攜議爲非。時議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

搆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施。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搆議。黃巢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爲國家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于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亦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脈之疾。安得謂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靡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于方以爲喻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竝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竝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陽交結。互爲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

後能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于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爲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于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咎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既與君子相反，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于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于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績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攷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所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人。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于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

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謂之出于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奸人朋比。毀正譽邪。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懼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于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奸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得人可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鈞。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旁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鑑。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邪正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于朝。則奸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于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鑑羣下所爲。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慎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奸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于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惟賜采擇。

論聽政

臣近曾密獻愚忠。乞特降手詔諭與閣門。前後殿聽政。稍增數刻。足以廣聰明。收衆心。未蒙採納。伏念九

月以後。晝漏益短。日始東出。已涉辰初。比至百官起居。二府奏事。逡巡俯仰。便及辰正。實恐羣臣因此請對稀少。習俗既成。下情壅隔。甚非陛下憂勤萬幾之意。臣謂自九月以後。用已初爲限。三月以後。用辰正爲限。雖升降止于數刻之間。其于收斂羣情。已無量矣。臣又竊聞頃來奏事者。雖有可否。罕聞德音。君臣之情。亦似未通。且萬乘至尊。羣下至卑。以至卑接至尊。甚難也。皆攷據條制。齋戒沐浴。乃得一見。自以爲千載之遇。而曾不蒙少垂察問。盡其忠蘊。則人人抑默。退而失望。臣願陛下延見上殿。臣僚仍賜委曲訪問。侍從之臣。則問以治體。言事之臣。則問以所言。財利之臣。則問以國計。守土之臣。則問以民俗。如此則朝廷得失。人情善惡。無不聞者矣。易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忝近列。無補聰明。輒貢所聞。伏增戰恐。取進止。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于私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建神御殿。不合王制。不應經義。竊聞聖慈。以天寒人勞。權罷役徒。臣謂若于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卹至賤之衆。而輟至尊之廟。非所以爲名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以權罷哉。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于名。上不愆于禮。

上仁宗論修商胡口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

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淫溢。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胡者多矣。咸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于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爲事而罰所不勝。急爲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爲患于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今塞之爲仁。不塞不爲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爲君。以舜爲臣。以禹爲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于時。不察于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爲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旣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爲。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惟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臣伏以古今之通義。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幾。日昃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以天下久不雨之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夜輒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于羣臣。羣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前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專以萬乘之體。爲羣臣代勞哉。如今萬一冒風寒霜露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

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致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解宿逋。裁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愆尤尤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裒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涉風寒霜露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視羣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之故。深自克責。不避災疾。而子方宴然自若。不可謂孝。臣雖賤。竊不勝犬馬之心。又以謂救旱之術。在彼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

論孟陽河公事

臣伏見軍巡院現勘孟陽河公事。准中書劄子。惟只取勘後來檢計官吏壞寨等。臣竊聞衆議皆云。相度此河。本由楊佐所役人夫七八千人。掘破丘墓百五十餘處。生者勞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今捨佐不問。專罪餘人。未審出于聖意。將由有司之誤。以此斷獄。恐不合人情。況自正月以來。和氣不應。風雪爲沴。人多死亡。未必非政役失中。刑罪乖當之變。臣忝司刑獄。既有所見。不敢不陳。其孟陽河公事。伏乞斷自聖衷。以相度者爲首。檢計者爲從。一例取勘。重行貶黜。少謝勞敝之衆。粗慰暴露之魂。且匹夫匹婦。精誠有以動天。伏望不以臣言爲迂。取進止。

論邊臣

臣伏以豫備不虞。軍之善政。曩者元昊畔亂。西邊震驚。騷動之患。延被天下。賴陛下神聖與宗廟之靈。元

吳殞滅。國內多故。其子幼弱。委政舅氏。故邊鄙得以復安。百姓養老長幼。早寢宴起。此誠天道助善。中國之福也。然自爾以來。又十餘年矣。其子益壯。竊謂虎狼野心。未可待以不疑。設使一旦發狂。能爲風塵。而邊備少懈。又如曩時。甚非豫慮制勝之策。臣望朝廷申敕邊臣。常若寇至。城郭必固。甲兵必修。倉廩必實。賞罰必明。候望必謹。威信必立。使疆場懍懍。無可乘之隙。則邊患遠矣。頃者邊吏頗以飲食之費。役使之傭。得罪。卽今武吏多不願臨邊。有不得已就職者。皆畏避微文。情不自聊。居常救過苟免而已。緩急恐不足以責效。又非所以明朝廷大體也。孫河。呂溱。皆貴重之臣。有功名于時。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識者不能容之。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廉頗。李牧也。鄉飲酒之禮。一獻百拜。其爲修慙至矣。然而終不可以治軍旅。則治軍旅者。姑亦取其大節而已。邊臣有材者寡。可用者少。臣願陛下容養此輩。闊略細過。無甚督以微法。使得樂職嗜事。展力效用。人人思報上恩。則折衝遠矣。臣所部不當邊劇。而言此者。欲推明聖德。駕馭智勇之一端。非敢爲邊吏游說也。不勝區區。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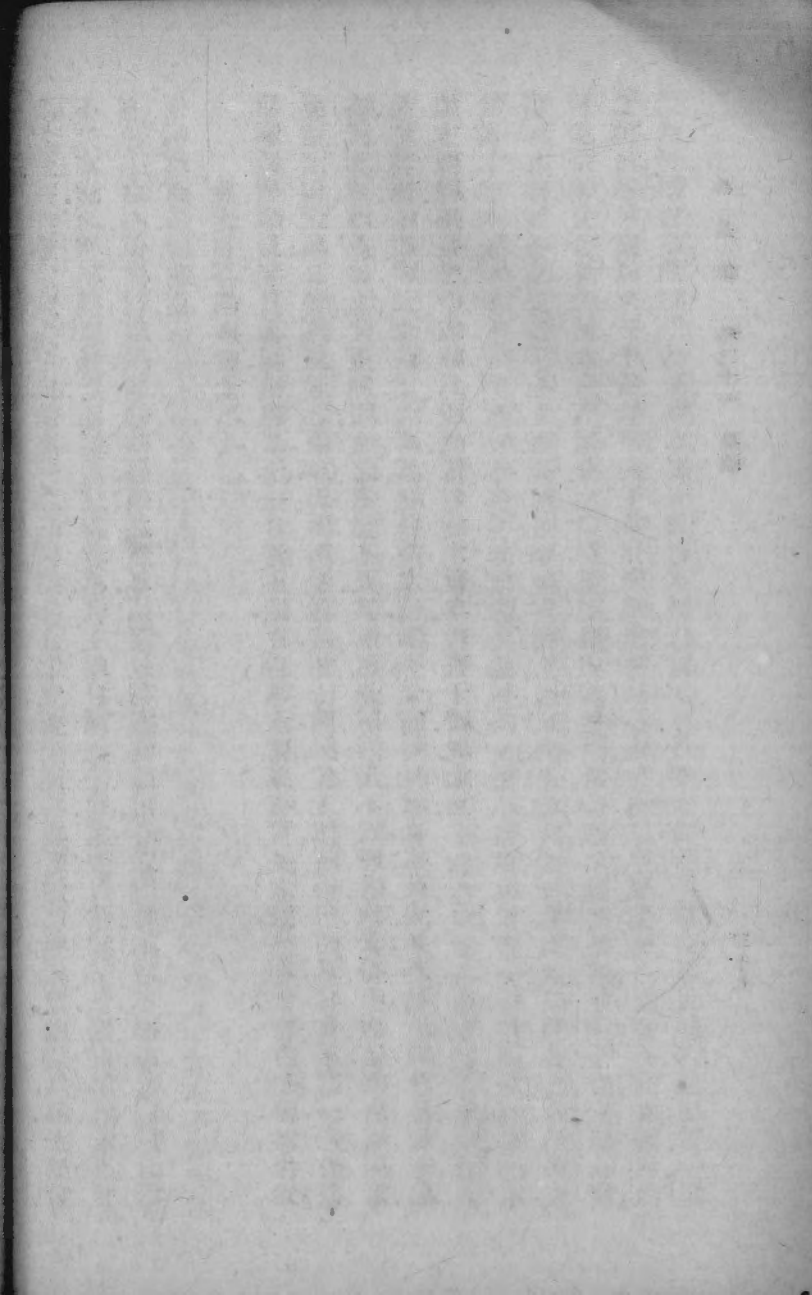
論張茂實

臣伏以爲國之道。防患于未然。遠嫌于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于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

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于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僞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使之然耳。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取進止。

論元日合朔避寢太早

臣竊聞朝議以元旦合朔欲自二十一日避正殿。臣以謂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爲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豫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皆觀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卻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今敵使來朝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爲所覘伏乞詳求舊典折衷于禮取進止。



公是集卷三十二

奏疏

上仁宗論吳充不當以譴責禮生被逐

臣伏聞同知太常禮院吳充。鞠真卿。並除知軍差遣館閣補郡。蓋是常事。資序之間。亦無重輕。今者在外論議。皆云。鞠真卿。曾因自陳。先有指揮。而吳充只緣公事。譴責禮生。以此迂旨。不審虛實。但此聲既布。此體可惜。何者。吳充官則博士。職則禮院。朝廷欲有興爲。詢求宜適。而胥吏輒敢擅發印狀。曾不稟問。此則豈惟輕侮吳充而已。實亦上忽詔旨。在于事體。不得不怪。而太常寺長官。初不糾按。開封府受牒。又曲爲容庇。觀此首尾。乃是禮生可誅。太常寺可責。開封府可劾。而吳充可賞也。今旣未然。禮生一以贖論。禮官隨而斥罷。自然衆情不能無惑也。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處處苟且。稍激厲振職。尙未有知。如何更行此事。恐淺近之徒。因以爲戒。且見吳充以振舉職事被謫。以譴劾胥吏被逐。不如苟且。豈不傷事。豈不害政哉。先王所以下酌民言。釋疑正謗。蓋爲此也。伏望神慈。追正前命。臣初拜官。謝恩。面蒙開許。有不便事。得以奏陳。奉承以還。不敢失墜。竊謂外間此議。實稱不便。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于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思將順聖意之美。要須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怒。中書卻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驚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者。皆爲不忠。陷于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爲而牽于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競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于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

再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臣前月十一日。延和殿奏公事。因論吳充。馮京。謫官本末。面蒙宣諭云。中書怒其直。不與含容。臣其時曾奏言。若如此。則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動感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爾。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

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尙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以此數者合之，必知有異也。然皇天保佑陛下，至深至厚，以災異隨事輒應。欲陛下親變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今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已非常時。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閣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遜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沖遜之德，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愛戴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竊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遜勿受，足以益見積年沖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祐。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好德，盡善極美矣。復曰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否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雖四夷初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遜而不居，于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以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再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退上封事。欲望陛下堅遜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沖之德。超絕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夫以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于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遜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心者。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

三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阻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爲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遜。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五上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窺聖德之淺深。臣雖狂暗。竊重惜此。不敢不再三陳聞。

上仁宗論皇女生疏決賜予

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賜慶澤。恐非王

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尙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于國不幸，再赦好人，啗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陛下無益之賜，無名之賞，殆無甚于此。若夸示奢麗，臣以輔主爲職，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焉。遂事不諫，臣願陛下戒之。伏惟皇上開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謹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乎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隳儉德。臣雖鄙淺，竊獨惜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甚多，皆扶老攜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目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藥療病，必先審其病源，病源不除，強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強者流轉，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之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无妄之災，不足畏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晏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爲陛下謀者，不過煮粥糶

米名爲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反寒。率多常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于災祥。詳民情于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于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于戒儆吁咎。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爲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疹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知。深思遠慮。順時謹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于此。臣不勝區區。

上仁宗乞闊略唐介之罪

臣伏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狂狷。責授春州別駕。尋又聞陛下以春州險遠瘴癘之地。憐其孤危。將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忍臣子。萬萬無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

莫盛于知過。仁莫大于好生。名莫榮于聽諫。陛下皆踐之。且唐介居下訕上。至陷于戾。而陛下察其本心。以忠信爲之。故曰知過。旣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好生。當介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言爲戒。及聞徙還英州。人人忻幸。知陛下無意殺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諫。臣不勝幸甚。聞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竊謂介之所言雖逆耳。求之于道亦當有合者。陛下幸寬全不誅矣。若復闔略其罪。優游其身。俾得省過追咎。復齒朝列。予以開廣言路。勸來者。則盛德無疆。高視上古。臣不勝犬馬之心。

上仁宗論狄青宣撫當置副使

臣聞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置副。臣以爲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爲之。臣又以爲不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爲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師。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得也。狄青起于行伍。而遷樞近。天下誠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擁兵而出。故人人相望風采。願聞成功。以得貞固幹略之臣參職共事。設以中人爲之。必大失事望。足以示陋。非朝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爲之。亦不便。此臣所以拳拳也。蓋先事而言者。常若迂闊。後事而言者。常若不及。惟陛下留意芻蕘。謹重軍旅之任。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

臣伏見近敕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遊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絕濫進之弊。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于仁。摩之于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致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僞不雜矣。今州郡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爲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史各奏辟教授一員。于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爲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爲一任。學理攷數。官資俸祿。同之掾曹。則學有常師。教有常業。士子競勸矣。于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壯歸鄉。而不爲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爲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與廉讓。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上仁宗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臣聞人主所謹。一嘖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做倣者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倖得。府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至毀訾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板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爲姦邪。崇僞飾虛。附下罔上。以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謹重政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賣弄國恩。其失豈特嘖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背道。所謂言僞而辨。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

下哀其衰老。未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而棄其言焉。豈以臣等爲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尙之。則可以釋謗于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實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于側。而非聖人之俗倡于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民。奔走于辨僞之學。沈沒于非聖人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議。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拳。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臣所領禮院。得御藥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好殿後。建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日京師木土之功。靡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監修。利于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眞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于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竝列。有瀆神靈。莫此之甚。臣竊謂事決不出于聖意。皆小人私與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

王于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損虧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

上仁宗論孔宗愿襲文宣公

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爲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以爲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爲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以褒成爲夫子之謚。因疑霸等封褒成者。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攷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先帝旣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爲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階之勢。下不失優禮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類之謂也。

上仁宗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聞臣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

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貢。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于是或以穀爲金。或以芻爲帛。糲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爲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不可。且敕有司。毋責魚鼈于山。毋索材木于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種。而有司乃使以糲與粳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于天下。下則不因于地。中則不悅于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竊疑莫先于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敕諸轉運使。必不得已。而變折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困矣。

上仁宗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

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臣得預上殿。親聞德音。以謂古渭州存之則爲害。棄之則傷威。兩者未決。詢及左右。指音懇惻。臣誠獨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雖不聞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爲棄之便。何者。朝廷與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使外國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種落。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人懷疑。交謀間諜。以新城爲比。或能相率。大爲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爲空竭。而調終饋運。不可勝紀。設復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

皆可憂。不可三也。向者敵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敵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兵若不解。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寇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失所重輕。而糜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可憂。昭昭甚明。而談者不忍決之。謂爲傷威。臣所不諭也。昔者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而有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惡之。故動以義。順于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逆于理。則物惡之矣。畏之則服。惡之則侮。自然之道也。武帝黜丞相御史之請。而止不田車師輪臺。則天下復平。元帝用賈捐之之策。而罷珠崖。則中國復安。故以德言之。則不過舜禹。以強言之。則不過漢武帝。以馭外國也。患枉于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逆于理。不患威之損也。惟陛下察于此兩者。以觀利害之熟。在謀之貴多。斷之貴獨。明鑑所以見容。古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之至。

上仁宗論溫成立忌

臣伏聞敕旨爲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啓。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尙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

古越禮則貴妾于妣尊嬖于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于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于嬖近之寵。毋安于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卻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上仁宗論輔郡節制

臣伏觀詔敕。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竊有所惑。以爲許、鄭、陳、滑、曹。旣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弊者。孔融疾曹操專法。漢室寡弱。于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于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于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于民無所措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于理爲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上仁宗論日食用牲于社非禮

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公是集卷三十三

奏疏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臣聞舜爲天子。禹爲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卻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撻菑以攻邾婁。斥堠不設。城門不閉。以韋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卻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兵。爲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霸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聘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絃。勵劍負戟。以深入爲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伐。征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義。所以明于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潦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得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而況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爲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

論糾察司

臣伏以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穢。獄訟繁多。創設糾察一司。辨理微枉。澄審謬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爲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囚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濫。吏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取進止。

辭不受詳定官制敕

臣伏以人臣之義。不能宜辭。不及宜讓。若不辭不能。不讓不及。且上誤朝廷之任。下貽來者之笑。則非忠信之道也。今月二十九日。閣門召臣受敕令。詳定官制。臣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彌綸興廢。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此則非臣所能。今英俊林立。號稱多士。韓絳首建經世之畫。可令草具其事。歐陽修、吳奎、皆學該古今。窮極貫變。欲定大典。非其人不可。此則非臣所及。臣願常規規守循習之論。所謂食而聽事者也。不敢以爲事不可行。而竊自計力有不足。故輒緣忠信之義。辭所不能。讓所不及。所有敕命。不敢祇受。取進止。

再奏

臣准閣門告報受敕詳定官制尋曾奏乞辭免。今月二十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退自循省。必非所任。豈敢默默貪功就事。故復別白言之。且陛下欲紀綱國體。裁成王制。改創服章。述作典訓。此一世大務也。當得其人。乃可成事。臣之淺暗。非其人矣。力小任重者不立。智小謀大者不行。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所費鉅萬。而功不就。豈不就哉。蓋由羣臣無夔曠之才。而猥當夔曠之責。是以責愈精而功愈疎耳。今之所爲。又重于樂。上當得周召制作之明。次當得管蕭經綸之略。乃可庶幾。自非然者。恐雖三十年。未可望也。此臣之所以量力揆能。度長絜大。而不敢誣上也。伏乞特留聖鑒。聽臣所讓。則制作之功。不失所期。所有敕命。未敢受。取進止。

受敕後奏乞先條數事與中書門下更加商量翰林學士胡宿同上尋得聖旨依奏

奉敕詳定官制。並曾懇辭。不蒙允許。伏緣朝廷百司官名職任。多不合古。若稍加裁正。粗成統緒。亦恐行來已久。未協時宜。今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條列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置局辟官。次第刪定。或以爲君子之業。樂因循。重改作。則更俟朝旨。擇其可從。取進止。

條上詳定官制事件

臣等昨奉敕爲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修。方苦其陋。欲望討論。唐百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

荀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品職位。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卽制局辟官。次第刪奏。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尙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尙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卽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相。崔溫等嘗爲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卽須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三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爲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爲樞密事。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尙書兵部。一尙書省二十四司。旣爲虛名。所以官冗員衆。卽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竝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洩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于今爲散官。猶紱服色。粗繁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卽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而任實職。兼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干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爲駢衍。卽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

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羣牧司提舉司觀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即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竝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闕前殿正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敕。唐制竝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惟于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數除受

侵廣者。由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為久制。以革一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肄尚書。今卿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

書省即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准昨來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致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哀自以同

中書門下事。卽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袞侵官。士論由此不平。袞也。一三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徙置于外。以區別華冗。一朝廷若從改正之說。卽俟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敕并格令。刪繁取要。因今日官名。粗書職分而已。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之。

論讓官疏

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近名則容僞。而爲禮者惡。煩。煩近于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于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襲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僞采名。要上迷衆。更以爲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豈獨煩于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爲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已。子產惡其爲人。其後卒爲亂。故飾僞之敝。至于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尙其小者耳。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于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者。非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于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于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爲準。無使鈞利。

者要君采名者售偽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于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擇

論奉慈廟

臣伏見中書劄子下太常雜議奉慈廟廢置事臣以有司之職惟當據經已與臣鎮等參按經傳舊文奏陳然臣之愚意猶有未盡何者國家承歷代之後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宗廟之禮常因時施宜不盡滯古務沿人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于仁宗皇帝雖非真廟命以爲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禮事之生則安養號比長樂歿則大葬謚配真廟祭稱皇妣祝云嗣子其誠禮如此之重也今議者疑于毀其廟瘞其主如此豈惟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春秋毀泉臺猶曰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周廟姜姬闕而無事梁之小廟享祿有數臣謂奉慈一室當于此二者之間制定其儀上稱先帝褒崇之意下成泉臺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參之聖心令兩制臺諫重加詳定取進止

奏乞改郡名

臣近點檢諸軍轉員官告竊見殿前司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楊榮封弘農郡開國侯農上一字卽宣祖御諱伏以國朝之制崇奉七廟二名偏諱行來已久不宜于開國建侯獨有觸犯竊謂楊榮可改封別郡或以洪字代之如漢武帝以徹侯爲通侯事理旣正可以行遠取進止

論舉薦

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拔幽滯。甄錄才實也。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于此矣。然猶閉其聽。請濫進之隙。故限以定員。結以同罪。防禁既詳。責望又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入。或文字小不應式。或筆畫偶有所遺。于義無害。皆見退卻。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謂中外舉狀。除員數須要照會。可不言及同罪。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誤。並許收使。不須曲難如此。足以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絕所由巧文要市之弊。庶幾簡而易行矣。取進止。

論契丹告哀

臣竊聞契丹遣使告哀。朝議擇吉日然後見之。臣以謂情禮未稱。何則。國家與戎約和。立兄弟之親者。非畏其力也。又非愛其義也。欲繼好偃兵以安百姓而已。今其主不幸。訃喪朝廷。誠得小國歸命天子之義。宜稱順其意。致哀痛之情。使其君臣歡然感動。皆知天子仁厚之德。發于至誠也。今稽留使者。擇日受訃。雖協陰陽。時日拘忌之說。而違君子匍匐救喪之節。下令遠方。有以疑朝廷無惻隱厚終之實。非所以感人心也。昔唐太宗聞張公謹之喪。哭之不避辰日。史策以爲美談。臣謂朝廷甫欲結異俗之歡。示中國之禮。宜推此意行之。令使者夕入而朝見之。則情禮相副。足以固好存愛。不言而信矣。取進止。

論除降不用詔

臣至和中。因任顯落職。不降詔詞。會奏陳朝廷。非故事。難以爲法。其時延和奏對。面奉德音。許賜施行。自此故事復正。去年劉尤瑜降官。直以敕牒。近日王琪降官。亦不出詔。則是前詔尋復廢闕。事體之間。似趨

苟簡雖非王政之急。然亦失朝廷賞罰訓誥慎重之意。伏乞檢會申明。所貴雖小事。猶不失舊體。使百司有以遵法取進止。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爲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斌。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斌陳請。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未有定制。惟繫宦官臨時微乞。宣布天下。必以爲惑。傳示後世。必以爲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知全斌功勤。凡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今後溫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閹闈之臣。尙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于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告詞。

禮部貢院定奪鄭荀起請科場未便事件

當院准中書批下前權奉事軍節度推官鄭荀奏科場未便事件。奉聖旨。進貢院定奪。聞奏者。今具畫一如後。一鄭荀稱伏覩云云。當院今詳看天下解額。多少不同。不可均一。所從來久矣。幸因赦令增益者。四十餘處。恩已無量。若更限以十人取一。在他路雖未有大損。于福建、江南、川、廣。則必特爲僥倖。到省之人。必須比舊數倍。恐非今日治體所宜。不可施行。一鄭荀稱科場舊制四年云云。當院今看詳。昨朝廷下間歲之詔。蓋欲開廣賢路。使士子無後時失業之

恨。又欲游士各歸其鄉。不復有寄籍冒貫之敝。本不驅迫遠方舉人。必令奔走也。何故反更恤其不便。況降敕已來。裁三四年。常人安于所見。尙未盡信。具當循守。漸變習俗。不可輕改。

一鄭荀稱天下逐州軍云云。當院今看詳。聚試之議。今時多持此說。但于國體未爲通允。本責刺史縣令。鄉舉里選。重操行而後文詞。若聚之轉運司。則此法何寄。又一路不下十數州軍。所差試官。正令不得人。決不盡失。若聚之一處。而試官非其人。則一路俱受其弊矣。此必然之患也。事不稽古。又不便今。難以施行。

一鄭荀稱竊見南省云云。當院今看詳。取士之制。古今不同。非務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攬威權。兼聽天下。鑒唐之弊。親程多士。四聖相繼。以爲定法。固非羣臣所當輒議。若以南宮攷校。日多爲精。崇政攷校。日少爲粗。此又不然。南宮雖累旬。然所攷不下數千人。崇政雖浹日。然所攷不上數百人。相去有十一之較。誠未見其淹速精粗之弊也。

一鄭荀稱諸處發解及南省帖經云云。當院今看詳。帖經墨義。誠爲無用。然所以歷久未廢罷者。當以其唐室以來。有司舊法。雖無甚利。亦不甚害。廢之未爲多。存之無所妨。比之告朔之餼羊。以愛禮爲勝耳。

一鄭荀稱舉人除齊衰喪服云云。當院今看詳。此制施行已久。如妻及子孫弟妹。雖皆齊衰。猶以卑幼不廢貢舉。自餘服紀。固未嘗釐革。卽未知荀指何等齊衰。

右謹具如前。鄭荀所畫科場事。今定奪到。皆非要切。不可施行。具狀奉聞。

禮部貢院殿張洞起請乞降等收錄少字賦論進士奏准中書批狀

右謹具如前。伏以禮部攷試條式。頒行天下。蓋設公共之格。以便程文之體。使舉子務各畢力。而有司得以攷實。譬于射。御者不失其馳。而射者自能中。乃爲善也。若欲變法。易令。徇人所短。事同詭遇。非所以待天下賢士也。又業文之人。惟務語省。亦不于數字之間。便成駢贅。且施行已久。未嘗聞以此爲弊。朝廷信令。何必輕改。所稱欲依御試宣卷。卽當院無由檢會。況御試恩繫臨軒。而貢院責在有司。以此比類。體亦非允。其張洞起請議難施行。

奏乞州郡辟選人爲教授

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薄于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較試之不精。蓋在于聽言而不察行。玩文而不計實之蔽也。選舉若此。豈可爲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辟選人爲教授。仍理四攷爲一任。未蒙施行。臣以爲朝廷大務。莫重于選舉。常患游士不安其鄉里。則有司無由攷行實。是以專取詞藻。則賢不肖混淆。至于廉恥之節壞。而浮僞之俗成。皆從此塗出也。今使州郡有學。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訂其行。而程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豫見。而蚤定也。于是上其名。與言偕。則選舉精矣。人知爲善于其身。然後乃能信于鄉里。信于鄉里。然後乃得聞于朝也。則皆勸于爲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內。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土。相厲以義。相尙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如此治古之

風庶幾可復也。事固有言之似迂而理甚切。行之似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詳擇。取進止。

奏外官親戚相代

臣伏見審官三班流內銓。注擬外官。其間或兄弟伯叔子姪自相爲代。若前人政善。後人繼之。善固無可言。設前人政惡。後人因循之。則害政而負于義。如發舉之。則傷恩而戾于教。二者俱不可。卽令前人有吏民之怨。因以去位。而後人懷親戚之恥。乘之報忿。則一郡一邑。爲害必多。非所以安細民也。臣謂審官三班流內銓所注擬外官。其在五服之內。于法許相容隱者。皆不得相爲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論。于理爲便。

